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一回 禪關花證三生果 幻境珠還再世緣

話說賈政自葬母北還，雖升任京堂，無如家中總入不敷出。不上一年，賈赦舊病復發身故。賈璉夫婦坐草百日，不保管帳，就命寶釵協理；寶釵以節省為名，府中人逐漸散去。寶玉房中丫頭——他因寶玉遷怒他人——除襲人已嫁琪官外，碧痕因那年蘭湯午戰，水入子宮，不久得了水臌症，就不在了；所餘麝月，寶釵將他配了錢啟；秋紋配了鋤藥；春燕，他媽乞恩放了去，已嫁了家。只有五兒誓不嫁人，情願出去在母家守著，無如柳嫂子小廚房已撤，毫無出息，想回南另圖，告假准後，便到各處辭行。因到惜春那裡，惜春見了，就命紫鵝拿腳踏與他坐下。五兒正要坐時，忽報芳師父來了。五兒本與芳官最好，便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要回南去了。」遂將原故說出。芳官聽了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你們要去，可略停數日麼？我早要回家葬親，無伴遲遲，難得孀子、妹妹要去，同行可不好麼？」

五兒道：「如此更好！你可趕緊收拾，我們路上更不寂寞。」

遂定了一個吉日。芳官回去收拾完了，便到榮府中同柳氏母女啟行。仲春天氣，日暖風和，一路無話。

一日，過了露筋廟，芳官要進六閩子仙女廟那裡去尋哥子，另僱了一隻裡河船，與柳家作別而行。那知到了原處，村落荒涼，人家非舊，芳官無從訪問；天又將晚，正在徬徨，有人說道：「離這裡三四里地有一女庵，你也是女菩薩，何不且往那裡一宿，再細細訪問？」芳官謝了那人，就把船放到庵前，將船錢付訖，攜了行李上岸。

只見一林修竹，半頃荒蒲，極其閒靜。忙去叩門，走出一佛婆來，問明緣故，便道：「這事要問庵主。」去了一會，出來招手道：「庵主說請。」芳官隨著進去。轉了兩彎，將入雲房，不禁大叫道：「了不得！你不是妙公麼？」妙玉道：「芳妹，你別怕，我在此已久了。你且住下再說。」一面叫人將行李搬進，一面備齋。芳官無可如何，只得坐下，便問：「師父，何故在此？」妙玉道：「我屍解後才知寶、黛之事。本因情癡罰作怨偶，後來上帝卻憐夫義婦貞；且深惡寶釵、襲人一千人陰險異常，另有一番報應；兼因榮國府運當中興，上帝已命林姑娘還魂，與寶二爺完聚，還要大做事業。但我已屍解成仙，不必露相，等你來交代與你。你住一兩日，我指引你到他祠堂裡去。你同來的人已先在那裡，正好辦事。」芳官聽他說來如此有端有委，便住下了。

過了數日，妙玉又付他一粒定魂丹、一錢人參、四兩燕窩，叫一隻本地小船，送芳官到林氏祠堂去。搖了數里，已到門首。

只見五兒先在那裡，彼此大驚問故？芳官將上項事告訴一遍。

五兒道：「這裡看祠的王元是我姨表姊丈，因他母親王媽媽沒了，故表姊將我楊家姨母一家接了來。我們到那裡知道了，故趕來的。」遂同進去，見了柳氏姊妹楊家的，就留芳官暫住，以驗妙玉之言。

那芳官次晚同五兒先到黛玉墳上，只見前有一洞，中有幾個大白老鼠探頭探腦，見人便進去了，彼此詫異。次晚老鼠更多了，五兒令王元先向營房借一帳篷支起。到十五子時，只留王元一人在家，大家都到墳上，見一大堆白老鼠將墳圍滿，見人來四散走了。

忙上去看時，墳土已全爬開，並棺蓋亦已撬鬆。五兒、芳官遂將棺蓋輕輕揭起，只見黛玉已鼻端有息，眼角微開，眾人未敢驚動，只聽得「咳」了一聲，喉中吐出一淺紅色圓珠，便開口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塊？快扶我起來！」柳五嫂有些擔當，忙把預備的剪子將外綿剪斷，連衾抱在藤榻上。抬到祠中，權在芳官牀上臥下，即將定魂丹送入口中，用參湯灌下。黛玉面色漸漸紅潤起來，叫一聲：「五兒妹妹，這究竟是那裡？」五兒道：「姑娘新愈，且慢慢說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很餓，有稀飯麼？」芳官道：「有。」忙將燕窩粥送上，黛玉喝了一半盞，收去。重問道：「我剛才夢中，見我們姑太太將我一推，道：『老太太等你家去，快去罷！』我就醒了。紫鵝在那裡？」五兒和芳官打諒無妨，兩個遂將前事一一說明。

黛玉聽了又問，問了又說，不覺已是辰牌時候，柳嫂子也進房來了。原來柳嫂子扶進房後，即到墳上收拾。棺內除衣飾外，餘俱珠子，多是前世先後淚珠所化，大小不等，共有八斗有餘。因一齊搬進房中，仍將墳上掩好，然後再來看黛玉。今見黛玉精神已復，不禁彼此大喜。芳官便說：「妙師說過，姑娘還魂後就到他那裡說聲。」黛玉亦是感激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吃了飯去。我歇息一日，明日再去罷！」芳官答應了。午後到庵，見了妙玉，將此事一一說知。妙玉道：「很好，我的事完了，這裡可交給你了。」芳官又言：「黛玉感激，明早還要親自來謝呢！」妙玉道：「這倒不必！只我這屋子裡的書畫，院子裡的花木，頗不俗，可惜與他住幾時，橫豎白空在這裡。」芳官不懂，只有答應，坐了半日，仍回來了。天色已晚，與黛玉說不數句，五兒已端飯進來：一碗火腿，一碗蝦米白菜，一盤薑絲乾子，一盤灰蛋，一盂飯，一大碗稀飯。黛玉道：「我們再世姊妹，斷不可拘禮！」命芳官、五兒一同吃了。次早起來，梳洗完畢，向祠堂燒了香，即同芳、柳諸人坐船去謝妙玉。到時，岸上佛婆、侍者亂招手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」芳官問故？齊道：「你昨去後，庵主對我們說：『明日，我要一所塊去。此地將來自主者，此時，你們總聽芳師父調度！』我們只道你們來了再去，那知早晨到房裡去就不見了，正沒主張在這裡。」

芳官聽了，就同黛玉到房，只見桌上留東帖一張，雲：「隨緣而來，結緣而去。他日重逢，金牛捕鼠。」又書一封與黛玉的，上有偈言道：

絳珠菲菲，三生共依，鮫人化淚，五福之機。  
恩覃棠水，名播椒闈。青梗有客，跨鳳而飛。  
小星三五，讓月騰輝。旌旗雙引，西浙南畿。  
海山甲子，白首同歸。紅樓圓夢，敬告湘妃。  
又有三小緘，多注明日子，臨時才發的。

大家歎息良久，芳官道：「我一人在此也怕，那邊屋子也窄，姑娘何不也搬了來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是再世的人，早有出世之意，如此甚好！」芳官道：「看這偈言，姑娘出世是不能的。妙師父原說借你，不如且在此住下，再打發人去榮府送信。」